

大 荒 野

(春夏秋冬的抒情)

杨利民

· 话剧文学本 ·

大荒野

(春夏秋冬的抒情)

编剧 杨利民

一九九一年一月

·话剧文学本·

大 荒 野

(春夏秋冬的抒情)

编剧 杨利民

时 间：历史和未来之间的一段人生。

地 点：北方最遥远的荒原深处。

人物

老梁头、会说话的狗、牧牛婆、大毛、疯女、几个老工友。

春 天

在平原上，一切东西都显得非常小。哪怕自以为高大的东西，在辽阔的大自然面前也显得特别渺小——小家子、小房子、小树毛子，象被丢弃的火柴盒，烟头扔在海面上一样。

太阳西下的时候，没有风，没有人影，只有一轮血红的落日顶在荒原的草尖上。

这是一口高压天然气井，它孤零零的埋在荒原深处。它远离都市，却供养着都市。

这口井的值班房，是一间漂亮的白色小屋，窗口下有石桌石凳，置

于舞台右侧。橘红色的分离器包和银色管线构成的干燥器，分布在舞台的左侧。靠里些的舞台中间是气井天蓝色的井口房。

舞台上这三处场景之间，由镶着花边牙子的红砖铺成的小路相互连接着。四周是无尽的荒野：一堆堆个的干草垛，显得神秘而温柔；一片片亮亮的小湖，眨动着回忆的眼睛……这一切构成一幅现代童话和一首小诗。

幕启时，一束强光打在边幕条下的台唇上，已经调离这口井的大毛，背对着观众，呆呆地望着远方，嘶哑着嗓子唱起了歌——

远方有多远
请你请你告诉我
到海角
到天边
算不算——
远！

远方有多远
请你请你告诉我
到沙漠
到荒原
算不算——
远！

问一问你的心
只要她眷恋
就没有什么地方
是到不了的那么远！

〔随着大毛歌声唱起，舞台上的光渐渐地亮起来。老梁头身上斜背着长长的大电筒，手里握着扳手，迈着小八字步，沿着红砖小路巡回检查着几处设备。他身后跟着一条黑色的老狗。（这个习惯动作，我们将不断重

复)

大毛唱完歌，悄然下。

老梁头拎回一个闸门，回到小屋前“叮叮当当”地修起来。他常犯胃酸，不时从兜里掏出咸菜梗嚼着，很象吃口香糖。

过了一会，牧牛婆抱着杆鞭子上，她习惯地把双手抄在袖口里，不管什么季节。她总是站在分离器旁这个地方，远远地，悄悄地望着老梁头。

狗呼噜噜几声。

老梁头 (制止地) 黑子!

老梁头瞅了一眼又低头修闸门，也不说话。

牧牛婆裂嘴笑了一下，从裤腰里掏出烟口袋，想卷支烟抽。

老梁头 别在这儿抽!

牧牛婆 不行吗?

老梁头 不行。

牧牛婆 不行。我非在这儿抽，看你能把我咋的!

老梁头 黑子……

狗发出呜呜的吼声，

牧牛婆 好好。我不抽了还不行吗? 真是的。

老梁头 (摸了一下狗) 这是口天然气井，要是起火爆炸，那抵得上颗原子弹。

牧牛婆 你别吓唬我们屯子人!

老梁头 我说，你干嘛非把牛赶这么远来放，值得吗?

牧牛婆 ……咋说呢? 这儿的草好。给口水喝吧。

老梁头 壶里有，自己倒。

牧牛婆扬起头，对准壶嘴儿，喝得淋漓畅快。她是当地平原人，大手大脚，粗犷豪放，荒原的季风使她的肌肤又粗糙又红晕。偶尔，从她的眼睛里可以感到深埋在心底的孤独。

牧牛婆 老爷子，我咋老看你一个人在这儿看井呢?

老梁头 你打听这个干啥?

牧牛婆 (笑了) 不告诉拉倒呗。

老梁头 原先是三个人轮班倒，那两个是我徒弟。

牧牛婆 那怎么现在剩你一个人了？

老梁头 年轻人好热闹，好玩儿，都嫌这口井太远，叫我把他们都打发了。也是，年轻轻的，放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整天不说一句话，都憋闷出病来了。楞把他们按到这儿也不是个办法。就这，从前年草黄的时候，我把行李卷搬到井上，吃住在这儿，队里半个月给我送一次水，粮食和菜。（拿起小屋前的镐头）我琢磨着，今年秋天打口水井，再种几垄菜，省得大汽车一跑一上午，专为送那点儿东西。

牧牛婆 你是先进？

老梁头 还先进呢？我这辈子受过一回表扬还有争议。

牧牛婆 那你在这儿就不孤单？

老梁头 孤单？嘿嘿，说心里话，给个县长都不换呐！

牧牛婆 那城里人山人海的多热闹！

老梁头 热闹？我觉得挤在人堆里才孤单呢！

牧牛婆 ……你这人，真怪。

老梁头 人的想法不同……

「停顿。」

牧牛婆 要我看，你在这口井上也没啥事儿。说句难听的，绑块干粮狗都能看。

老梁头 你这是啥话呢？不瞒你说，我这口井要是一伤风感冒，出点啥事儿，那全城人就都得打喷嚏，发高烧！

牧牛婆 咋说呢？

老梁头 咋说？这口气井连着千家万户的取暖、烧饭，离了它，能行？

牧牛婆 哎哟，你还挺牛的呢！

老梁头 哎！牛……（那个脏字只张了个口型）就在这儿。

牧牛婆 这口井也不合群呀？

老梁头 合群要我干啥。

牧牛婆 那干啥非把井打在这儿，离你家近点不行吗？

老梁头 这是地质上的事，你不懂。井，打在大街上热闹，可那底下只能冒臭水。再说，我就没管过离家近的井。

牧牛婆 那你成年到辈子在井上，家里就不管了？

老梁头 ……家里没啥人了。

牧牛婆 孩子呢？

老梁头 都大了。个过各的。

牧牛婆 老伴呢？

老梁头 出门了……哎，你这人咋啥都打听呢？

[停顿。]

牧牛婆 (欲走) 日头要落了……

老梁头 往回赶哪。明个还来吗？

牧牛婆 还来。对了，我给你捎点菜籽来。

老梁头 有豆角籽吗？

牧牛婆 有。我那豆角籽儿，可好啦！有花雀蛋、兔子翻白眼、还有大姑娘挽袖、一条龙。

老梁头 那可太谢谢你了。

牧牛婆 谢啥。对了，去年我淹的小咸菜还有，给你带点来，我淹的那咸菜，在屯子里都叫绝！有酱黄瓜、布留克、咸辣菜、还有老芥菜疙瘩。

老梁头 (馋得咽口水) 我就是胃酸过多，老烧心。

牧牛婆 我说你咋老啃干咸菜条子呢。等有机会，我替你看看井，你回家取取东西，看看老伴。别象没心似的。

老梁头 老伴儿？

牧牛婆 噢，对了。你说她出门了。

老梁头 出门了。

牧牛婆 回老家了？

老梁头 回老家了。

牧牛婆 远吗？

老梁头 不远。……反正我得去一次，我俩在那儿碰头。

牧牛婆 是呀，老夫老妻的……(低头走下)

老梁头 这就往回赶那？

牧牛婆 恩哪！

[老梁头拄着手中的镐，望着牧牛婆的背影。

[远处传来牛的哞叫声，和牧牛婆赶牛的吆喝声：“哞哟！哞哟！”

老梁头 黑子，我真可怜你。

狗 咱俩谁可怜谁呀。

老梁头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也没提拔提拔你，我这心里总觉得……

狗 咱们谁跟谁呀，老哥们儿啦！

老梁头 你听不懂我的话，一定很难受吧？

狗 你以为，我能听懂你的话，就会好受多少吗？

老梁头 （抚摩着狗的脸）黑子，告诉我，你昨天夜里干啥去了？

狗 说了你也不懂……

老梁头 也是，咋能拿你跟人比呢……

狗 说老实的，人比起我们动物来，有许多长处。你们能创造出许多希奇古怪的东西，头脑里闪烁智慧的光芒。但是，我们动物比起人来，有一个特殊的长处——那就是我们永远不干蠢事！

老梁头 黑子，你傻头傻脑的想啥呢？

狗 想啥？昨天夜里，在荒原深处，我幽会了我的情人。我们漫步在洒满月光的草地上，嗅着鹅黄色嫩草的清香，想起从前的那些好日子……

老梁头 黑子，我给你哼个曲吧……

窑洞洞里住着个光棍汉，

他没有婆姨哟孤孤单单。

想赶个庙会会散散心呀，

他挤在人堆堆里也枉然。

……

[天光渐暗，大红日头照在荒野的尽头，神奇绝妙的晚霞，浸红了荒原的一切。

老梁头 （异常激动的）黑子！快来看哪，大红日头又要落（乐）下去了！（神往地）真好看那……黑子，那天我过生日，你去把大红灯笼摘下来，给我挂在井房上，那你才是孝子呢！……

[狗，望着落日吠着。

〔老梁头用手背拭着腮边的泪水。

〔老人和狗的背影

〔灯暗。

二

早晨，云雀单调重复的鸣叫声，给荒原更增添了几分寂寥。蓝色的天空，高原高远而透明。

亮亮的阳光洒在井场上，使一切静物都显得和谐、安静。

灯光复明时，老梁头坐在小屋前的石凳上吃饭，他把碗里的面条拨一半放在小盆里，给卧在膝下的狗。

老梁头 咋的，不愿意吃？

狗 又是面条，在这样下去，我的牙齿都退化了，有一天连骨头都咬不动了。

老梁头 吃吧吃吧，面条好！省时、省事、又省钱；又快、又好、又方便。你别不满足，你都跟我享受一个待遇了。

狗 要是有点儿肉就好了。

老梁头 我知道你想啥。今天早上你去追一只土拨鼠，叫我拦住了，你就跟我赌气，是吧？黑子，别这样，那些土拨鼠能熬过这个大冬天，不容易。这会儿刚开春儿，草绿了，花香了，它们出来蹦蹦跳跳，正在兴头上。你看你，把它们吓得浑身直抖。

狗 别唠叨了，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行了吧。

〔一只蚊子落在老梁头的手臂上。

老梁头 （盯盯地瞅着蚊子）你可真会选时候，天一转暖，你就嗡嗡地飞来了！告诉你，若不是你第一个飞到我的井场上，我非一巴掌揍扁了你不可。快滚吧！这些年，我是吃尽了你的苦头！

狗 我的主人心肠多好啊！他连蚊子都可怜，可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群蚊子铺天盖地，把他的脸咬得象屁股一样肿大。

老梁头 （放下碗）黑子，一会儿跟我去看看那几垄菜地。你知道吗？豆角籽都拱破土，胖乎乎的黄芽芽，躲在土缝里悄悄地瞅着我们呢！

狗 拱破土的豆芽，象一只只小手……

老梁头 （突然害怕地）象什么？象孩子的手……别、别别，别往这上想。黑子，你别这样看这我，那件事谁也不知道。……许多年了，那片洼地，孩子的手，小红帽……

狗 我叫你伤心了，对不起。

〔远处传来哞哞的牛叫声。〕

〔牧牛婆又抱着鞭子站在老地方。〕

牧牛婆 今天，天真好。

老梁头 过来坐坐。

牧牛婆 坐坐？

老梁头 坐坐。你有好几天，没往这边赶了。

牧牛婆 我进了一趟城。几天不见，这草就绿透了。真是，一黄一绿又一年哪。

老梁头 你进城干啥去了？

牧牛婆 给儿子买鞋，给老伴装几瓶好酒。

老梁头 几个儿子呀？

牧牛婆 就一个。

老梁头 没姑娘？

牧牛婆 没有。

老梁头 你是老计划模范了！

牧牛婆 （立刻酸脸）你说的这叫人话？我跟那个是两码事！

老梁头 你这老婆子，咋听不懂好赖话呢？你发的什么火？

牧牛婆 人老了，好多心……你说也怪，我这些年一共给儿子买了三次鞋，回来一看，嘿！都是一顺脚的。

老梁头 都是一撇的？咋会呢。

牧牛婆 说的是。

老梁头 你儿子能穿？

牧牛婆 我那儿子，可乖啦！从小就懂事。八岁的时候就帮助大人割草、放牛。有一年我得了咳嗽病，说吃蛤蟆腿才能治好！这孩子就在大草甸子上，大水泡子的边边上，给我钓青蛙。哎哟！弄了一大篓子，把我给吓的呀，啥似的！（忘情地）哎，你知道青蛙咋钓吗？找根棍儿，栓这么长一根

绳，绳上系个蚂蚱子，你听哪儿有青蛙叫你就把棍子伸过去，让那蚂蚱子在草里一跳一跳地……（做了个捕捉动作）青蛙余上来就是一口！哎，你往上一提，就是一个。

老梁头 你儿子有多大？

牧牛婆 算起来，都三十多岁了。

老梁头 三十多岁还钓蛤蟆？

牧牛婆 （生气地）我说他小时候！

老梁头 你老伴还好喝一口？

牧牛婆 好喝。是个烈性子！在平原上远近闻名，有一身好力气。在你们的人没来之前，我们的牛可不是这种放法。那时，我们春起就把牛赶到荒原上，到上冻的时候才围捕回来。哎哟！你是没见那气势呀！那些跑野了的牛，从低洼地里走出来，开头还是零零散散的，不一会儿，就汇成一大群，瞪着血红的眼睛‘哞儿哞儿’地吼叫着，整个平原轰隆隆直响，象敲天鼓似的！爆土扬常，烟尘滚滚，几十里外都看得见。（神秘而紧张地）这时候，就得制服头牛，不然一冲散，那就象大坝开口子，能把人踩成肉饼。有一年，围捕牛群，头牛硬是不听话，带着牛群左冲右突，踏死几条小牛犊，眼看着牛群就要溃散了……就在这时，我男人一下子冲到头牛跟前，搬住两只牛犄角，差点没把头牛的脖子扭断！

老梁头 （不服气地）你可真能替他吹呼。

牧牛婆 吹？说了你都不信，我们年轻相好的时候，他抱着我在平原上走了十里路。多少姑娘媳妇羡慕的啥似的。

老梁头 哎哟！看不出，你年轻的时候还挺有竞争力！

牧牛婆 当然（盐），你别看我现在水裆尿裤的样。年轻时，在人前人后那也呱呱叫！脸蛋有红似白的，大犊子一甩到屁股蛋那么长，走起路来悠儿悠儿的，小伙子围了一大群。（黯然地）唉，这会儿是秋后的茄子，蔫皮耷拉脑啦。不管咋的，我老伴看着顺心！

老梁头 那是看惯了

牧牛婆 看惯了？我整天在这儿看你，也没看出好看来。

老梁头 我这人没毛病，就是下巴大点。看来，你的家还挺和睦哇！

牧牛婆 当然（盐）。谁象你老伴那么狠心，把你一个人扔在井上，整天吃面条子，连点咸菜都不给做。还自己跑老家去瞎逛！

老梁头 （发火地）我不许你说她坏话！

牧牛婆 看看，还是一家向着一家呀。

老梁头 噢，你吹了半天你老伴，完了就来埋汰我老伴？你这人……

牧牛婆 我这人咋的？哪点说错了？

老梁头 她死了……

牧牛婆 见鬼！你不说她回老家了吗？

老梁头 死了，就是回老家了……

〔停顿。〕

牧牛婆 你看，我都说了些……

老梁头 她死了五年了。她死的时候，我没在家，听孩子说她老是问几点了，我想，她那是盼我回来……在一起过了几十年，她从来没埋怨过。五八年我转业到西北，搞勘探，摔断了脊椎骨，床上吃床上尿，她侍候我两年多。六〇年又随我转到大平原上搞石油，我在井上一滚就是半个月，她背着孩子跟家属们一镐一镐地刨地。种粮食。六五年闹文大，年轻人都跑北京大串联，我把行李搬到井上，一守就是几个月……

牧牛婆 你这人哪……

老梁头 七一年，我又支援江汉油田开发建设，干了四年。后来，那儿不景气，用不了那么多人，又把我调回来……没干上八个月，辽河油田又上马，我又随看队伍赶到盘锦……（停了一下）不怕你笑话，有一年我不在家，他们娘几个搬了新居，我从外地回来，都没找着家呀……（脸上笑着，眼里却充满了泪）有一次，我老伴在枕头边上悄悄地说：‘我真跟你过够了……’我听了这话很害怕，怕她丢下我，丢下孩子，一个人走了……可她，说是说，第二天早上又把稀粥小咸菜给我扣在纱网里，自己早早地去家属区吆吆喝喝地卖大饼换面条，攒钱给儿子娶媳妇。直到死，还给我织了双毛袜子，说井上凉……

牧牛婆 （感动地）她真是个好女人……

老梁头 以后，不会有这样的女人了……

「停顿

牧牛婆 儿子们呢？

老梁头 别提了！我一见他们就来气。老大结婚，我戒了烟；老二结婚，我戒了酒。幸亏没有老三，不然我连饭都得戒掉。你说，这叫啥规矩呢？一成家就得新式家俱，彩电冰箱，我结婚那阵儿，就是两个行李卷凑到一块。现在可好，恨不得把老子的骨头砸碎，熬点油出来。

牧牛婆 他们总是你的儿子呀？

老梁头 儿子？有一次，我那老二指着鼻子骂我是个老窝囊废！说跟我一起参加工作的，除了，什么……啊，除了用脚后跟思考问题的，其他全都当了官。我说，都他妈当官，活谁干？叫我一脚给踢门外去了。你看看他们那圈人，一个个油头粉面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味，有点本事都练了嘴皮子啦！我不愿意见他们，一看就来气！人哪，图个清静，图个痛快。在这大草原上，我心里透亮，宽绰，它陪了我多半辈子……你看看你，咋还掉眼泪呢？

牧牛婆 噢，小，小虫钻眼睛里去了

老梁头 来，我帮你吹吹。

「老梁头捧起牧牛婆的脸颊，为她吹眼睛。

「狗吼叫两声。

老梁头 你跟着起什么哄？我给她吹眼睛。好些了吗？

牧牛婆 好，好些了。哎，这是我给你捎的咸菜。

老梁头 你看你……上次捎的还没吃完呢。

「牧牛婆从腰间解下一小竹篓咸菜。

牧牛婆 我那儿啥都缺，就是不缺咸菜！

老梁头 谢谢。最近胃酸好多了……

「停顿。两人望了一眼，便低下了头。

老梁头 到点了，我该巡回检查了。

牧牛婆 我也该去看看牛了。（欲走）

老梁头 中午，在我这儿吃面条吧！

牧牛婆 我带着干粮呢。

老梁头 咱俩合着吃，就有干又有稀了。

牧牛婆 你可真会想……（下）

老梁头 黑子，跟我转一圈。

〔牛哞叫了几声，老梁头刚走几步，就停住了脚。他看见一条牛栓在井场外的一颗小树上。

老梁头 喂！谁把牛栓在小树上了，这不是祸害人吗？

〔牧牛婆复上。

牧牛婆 你咋呼啥？我栓的。

老梁头 这小树细皮嫩肉的，你不是毁我吗？

牧牛婆 （伤心地）我不就是把牛栓在小树上了，也值得你发这么大火？这荒原上，到处都是树毛子，有的是！

老梁头 这几颗是我栽的！

牧牛婆 你栽的有啥了不起。我陪你！

老梁头 你陪的起吗？这是我老伴从四川带来的小槐树。

牧牛婆 你老伴你老伴，见你的大头鬼去吧！你这人，不可交，翻脸不认人！我再也不上你这鬼地方放牛了！

老梁头 （缓和地）不是我发火，你干吗非把牛栓在小树上？这大草甸子这么宽绰？

牧牛婆 哼！他是个骚货，没被阉过，到处发情！跑丢了好几回，我不栓上，咋整？你说。

老梁头 你早说呀。我这儿有个木头桩子，你栓上。

牧牛婆 谁稀罕你那个木头杈子，我把牛牵走！（突然停下来，从身上解下干粮袋扔给老梁头）哼！有干有稀的，你自己吃吧！白瞎我那包子了……（下）

〔牧牛婆下场后，传来用鞭子狠命抽打公牛的声音。牛痛苦地吼叫着，牧牛婆自语地喊着：‘我叫你跑！我叫你跑！你这个骚货，到处发情，到处惹祸！我打死你！打死你……（哭着）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老梁头 （朝井场外喊着）别打了！别打了！我求求你……别拿一个不会说话的牲口撒气……以后，你想把牛栓哪儿都行！随你。

〔牛被赶走了。

老梁头默默地望着远方。而后拣起地上的干粮袋。

狗 这是想，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呀。

[狗扑向老梁头，要吃包子。

老梁头 （打了狗一巴掌）去！这是给你的？

[老人和狗的背影。

光暗。

夏 天

夏季的平原，被埋在神秘的绿海里，到处是一片绿色的迷蒙，黄的，蓝的，绛紫色的小花象是大海里的一簇簇的波浪，神气而壮观。

太阳西下的时候，没有人影，没有风，只有一轮血红的落日顶在荒原的草尖上。

白色的小屋，橘红色的分离器，天蓝色的井，井场上的一切，在晚霞的辉映下，都显得格外娴静而端庄。

幕启的时候，一束强光打在边幕条下的台唇上，已经调离这口井的大毛，背对着观众，呆呆地望着远方，嘶哑着嗓音唱起了歌——

远方有多远

请你请你告诉我

到海角

到天边

算不算——

远！

远方有多远

请你请你告诉我

到沙漠

到荒野

算不算——

远！

问一问你的心

只要她眷恋

就没有什么地方

是到不了的那么远。

〔随着大毛的歌声，灯光渐渐地亮起来。老梁头身上斜背着长长的大电筒，手里握着搬手，迈着八字步沿着红砖小径巡回检查着设备，身后跟着那条黑色的老狗。他们重复着这个单调的动作。〕

〔大毛唱完歌，拎起身旁的录音机，绕了个圈子来到井场上。〕

大毛 （摸摸秃脑袋）师傅。

老梁头 你来干啥？

大毛 我来和你道个别……黑子，我要走了……

〔大毛单腿跪地，把脸贴在狗的脑门上。〕

老梁头 咋啦？

大毛 我把人揍了。蹲了七天拘留所，到现在单位还找我呢。

老梁头 为啥？

大毛 你帮我跟队里说情，好容易才调回到城里。唉！可小丽她……别提了！

老梁头 小丽？谁是小丽？

大毛 （气哼哼地）我对象！她不是在宾馆客房工作嘛，就是她死活缠着我，非调回去才结婚。结果，我象个傻蛋似的，拿着调令，还抱着她最爱吃的水蜜桃，屁颠屁颠地去找她，一打听，可好，人家说她失踪有一个多月了。

老梁头 那她们单位的头头也不管管？

大毛 就是呀！我一气之下，踢开经理办公室的门，问他：常小丽去哪儿了？他说：从她离开的第七天起，按合同规定，就自动除名了。我说：你她妈当头头是干啥吃的！也不作作思想工作。他说：你嘴干净点儿，讲点文明。我说：人他妈都拐跑了，还让我讲点文明。他说，我说；我说，他说……

当！我就给他一个通天炮，当场就造了个乌眼青。起身我就走了，旁边的人还看着笑。我哦！

老梁头 你没上她家打听打听。

大毛 去了。我一问她爹，你猜那老灯说啥？说她死了！她妈在病床上一听就呜呜地大哭起来。也是，养个小鸡小狗丢了还心疼呢，何况那么大的姑娘呢！

老梁头 她八常是跟着有钱的人跑了。跑了就跑了，你再找一个。兴许，你那对象一开始就跟你不诚心。

大毛 还咋诚心？她都跟我睡了！……有一次她来看我，我俩躺在草地上，看空荡荡的蓝天，看大棉花团似的白云……她说，毛啊，让这初恋的甜蜜伴我们永生永世吧！说着，她就把头枕在我的胸脯上，亲着我的嘴……那滋味，真是……（抽泣起来）

老梁头 她走时，也没留下什么话？

大毛 她给家留了个条，歪歪扭扭地写着：（象念歌词）不要问我从那里来，不要问我去何方。为了自由和幸福，我要到处流浪……（唱）流浪……

老梁头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还没学会实实在在地过日子。唉，大毛，你老躲着也不是个事，还是到单位说了吧。大不了，给个行政处分。

大毛 不！我得去找她。

老梁头 上哪儿去找啊？

大毛 听一个哥们告诉我，说她可能跟一个捣腾汽车的老色鬼去南方了。我准备请两个月事假，去南方的几个大城市转转，兴许能碰着她。我得问问她！问问为什么？……（拎过录音机）师傅，这台录音机，留给你吧。闷了的时候，听听歌，听听戏

老梁头 听说那边，吃一碗面条都十好几块，你怎么生活呀？

大毛 我这个破罗嗓子，正时髦！到哪个酒吧唱一夜，也能弄个饭钱。师傅，你放心。

老梁头 （从怀里掏出钱和粮票）这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和奖金，这里还夹了几十斤全国粮票。你带上。万不得已的时候，你给我发电报，叫队里转给我，我再筹划钱。拿着吧。